



# DISHUIJI

王登平 著  
华文出版社



# 滴水集

# 滴水集

王登平 著



丁巳年  
於北京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墨才

封面设计：冯光美

版式设计：陈赓灿 任玲

滴 水 集

王登平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平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 115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75—0131—0/Z·47 定价：3.50元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小言论集，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上的作品。其中有赞美社会新风尚和针砭不正之风的；也有启发青少年努力学习的……，内容丰富。作品思想明快，提倡或反对什么，开宗明义；文笔流畅，逻辑严密，旁征博引，笔下常遣唐诗宋词，墨中时纳典章妙语。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广大青年读者和爱好言论写作者，是一本较好的学习和参考材料。

# 序

## ——愿将心里的几句话 献给亲爱的读者朋友

把我入伍以来断断续续写下的一些个“豆腐条、豆腐块”之类的小言论汇成个小集子，一直是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并非是想借此扬名，因我到了不惑之年，才出此“处女册”，即使这种低水平的玩艺再出个十册、八册也远远无以扬名。之所以“痴心不改”想让它出来，是想对自己练习写作的过程作一点回顾，当然也是敝帚自珍，以作纪念。

论写作，我是先天不足。三十多年前，当我迈进家乡那所小学的土屋时，说是上学，实际上“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多数时间是干些打猪草、拾柴禾之类农家子弟常干的活。上了初中，学习条件、环境好了些。没想到，赶上“史无前例”、“读书无用”的那个年代，成了“回乡知青”。干了几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修地球的行当，看书的机会少得可怜。

1970年底，当我穿上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来到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有了许多学习、写作的机会和条件。记得我的第一任连长刘滋永，一位精瘦精瘦却十分干练的山东人，对连队业余报道十分关心、支持，当我们写稿到深夜时，他会让文书或通信员，用脸盆扣脸盆

给我们煮来面条。当我的第一块“豆腐块”在报上出现时，他比我还高兴。于是，我们几位连队报道员有空便坐着背包趴在铺板上学着写，写消息，写通讯，写小故事。那严肃认真劲，似乎比大记者、大手笔一点不差。但成果却是差得多，常常几个月，连“豆腐条”的味都闻不到。但我们不怕“泥牛入海无消息”，仍是写、写、写！后来，我调到机关工作，为了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更不敢放下笔，只不过把练笔的口子缩小了一点，专练写言论。于是，便留下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之类的小玩艺。

我很清楚，这些东西理论性谈不上，写作技巧也不高，观点也并无独到之处。但却是从我生活、工作、处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而来，有感而发，基本上都是心里话，虽无“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势，也并非无病呻吟或为二十元稿费。层次是低些，份量是轻些，但却是心之泉中渗出的一滴水，点点滴滴聚起来的，故想了许久，称之为“滴水集”。如果热心的读者能从中略微感受到一丁点什么，我“抛砖引玉”的目的便算是达到了。

值此小册子出来之际，首先要感谢我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遇到的所有老师；感谢为我的“豆腐条、豆腐块”在20家报刊上露面的各位编辑以及担负此书责任编辑、设计的任星才、冯光美、陈赓灿、任玲等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 目 录

序——愿将心里的几句话献给亲爱的读者朋友

重奖与重用	(1)
“打秋风”者戒	(2)
亦喜亦忧话“折罗”	(4)
批评不妨点名道姓	(6)
切不可以“生财”误“育才”	(7)
“请柬”请简	(8)
毋忘“粒粒皆辛苦”	(9)
谨防佳节生“非”	(11)
麻将之灾	(12)
“胡涂”与糊涂孰是孰非	(14)
“有的”	(15)
从245个公章谈起	(16)
“首发式”何其多	(17)
孩子的遗憾	(18)
要找对自己的“星座”	(20)
你猜我是谁？	(21)
不仅仅需要谴责	(23)
说说“药到病生”	(24)
发票与传票	(26)
莫把考试当法宝	(28)
丧事简办不可易	(29)

何以“用死人压活人”	(31)
“夫妻树”不能砍	(33)
值得重视的问题并发症	(35)
治治这样的“肠梗阻”	(37)
少要稿费要样报	(38)
“先睹为快”与不快	(40)
晚点多少有谁知?	(41)
对亲戚不能嫌贫爱富	(43)
多带孩子玩玩	(44)
既生瑜、又生亮	(47)
“家丑”外扬赞	(48)
敢扫他人瓦上“霜”	(49)
先扫自家“门前雪”	(51)
对“顺口溜”要辨析	(52)
“理直”焉能“气虚”	(54)
珍惜自己的承诺	(55)
不断加固你的精神支柱	(56)
失足勿成千古恨	(58)
知耻者近乎勇	(59)
请勿强人所难	(61)
送“人情”是最不讲人情的公害	(63)
“严禁”与“言禁”	(64)
并非笑话	(65)
莫使“余热”变“余威”	(66)

如果早一点问候	(68)
无“官”身不轻	(69)
党的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	(70)
共产党员要做勇于改革的促进派	(71)
不要“鞭打好牛”	(72)
说“凑合”	(74)
要敢于揭短自罚	(75)
“无事也登三宝殿”	(77)
在外不顺心 回家莫发火	(78)
子不会，父母过	(80)
孔融让梨新说	(81)
闹夜的“孩子”不能都喂奶	(84)
抓廉政建设必须注意抓好教育	(86)
买名与“捐官”	(88)
加强领导贵在“强”	(90)
“没有理想的人才是残废”	(91)
用自己的双手实现理想的境界	(92)
让父母为你自豪	(94)
莫让家庭拖住腿	(95)
大学生到基层前途无量	(96)
榜上无名 脚下有路	(98)
明媚春光属于谁	(100)
清正务实话开会	(102)
赞“只盖一个章”	(104)

从“名单”见报谈起.....	(106)
愿亚运春风长在.....	(107)
善于从无字处读书.....	(108)
笨鸟多飞.....	(110)
黄山归来宜看岳.....	(112)
要象“纪昌学射”.....	(114)
书籍不是装饰物.....	(116)
“新书” = “废书”.....	(118)
勤于写作 慎于发表.....	(120)
怕人改·靠人改·本人改.....	(121)
把差错变为共同的财富.....	(124)
话说“放大镜”之类.....	(125)
注意存报用报.....	(128)
提倡机关干部结合工作写报道.....	(130)
伞、盐及思想政治工作.....	(133)
从根本上密切官兵关系.....	(135)
领导机关抓基层的哲学思考.....	(137)
把“基础工程”放在基础位置上.....	(140)
谨防乱抓基层.....	(141)
解决工学矛盾的路在何方.....	(143)
家书抵万金.....	(146)
谈谈军人的“首都意识”.....	(148)
对“手相热”的忧思.....	(149)

连队指导员要多学几手	(152)
重视管好八小时之外	(153)
登记本繁多为哪桩?	(155)
为何“令箭”成“鸡毛”	(156)
由黄宏的小品所想到的	(158)
让激越的歌声催动我们前进的步伐	(160)
“归来兮”救护车	(161)
业余演出队要坚持业余	(163)
教师，军校的脊梁	(164)
“移交品”要移交	(167)
文艺器材与文艺人才	(168)

## 重奖与重用

近半年来，新闻媒介接连报道了珠海、盐城、上海等地有关部门，对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重奖的消息。读来令人振奋、鼓舞，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此情形下，有人提出，对知识分子重用比重奖更重要。

据笔者之见，重奖与重用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重奖的前提是重用。只有对知识分子重用，才有可能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然而重奖不等于重用。重用是“用其所长”。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领导，对知识分子的重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对他们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并使他们付出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成果能尽快得到承认、推广、应用。

当然，重用也并非都要挂个什么“长”，而是视其专业所长，提供用武之地。《水浒传》中的李逵善陆战，在陆地上八面威风，是一员虎将，一到水中，其功夫就大为逊色。张顺习水性，在水中赛似蛟龙，而到陆地却没有什么威力。聪明的指挥员面对这二员战将，都会让李逵上岸，让张顺下水，用长避短，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形，有些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造诣很深，学有专长，但在处理行政事务上并不是强项。如果非要给他们戴上一顶“乌纱”，无异于用樟木去做茶叶箱，误才误事。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恰恰不是重用，而是误用，当事者本人也未必情愿。

当然，对那些既有某些专长，又具备较强组织领导才能的人，则应该赋予一定的领导责任，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发挥作用。

1992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 “打秋风”者戒

记得小时候，在我们老家乡下，偶有些游手好闲之辈，一到秋收季节，或遇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之类，便死气白赖地去蹭些个吃的、喝的。吃喝不算，走时还得拿上一点，家乡人都称此类作为叫“打秋风”。

时至今日，“打秋风”恶习之“种了”仍在一些人身上残存，并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之势。他们总是假各种名义向别人索取财物，狠“打秋风”。比如，奥运健儿拿到金牌，科技人员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国人为之振奋，与之重奖。于是，贼眉鼠眼者流，便想方设法“打秋风”，且手腕、胃口、吞吐量已远远超过我们乡下那些只企盼吃点、喝点、捎着一点的“标准”了。据《中国体育报》载：邓亚萍、杨文意、王义夫等奥运金牌得主已被“打秋风”者所围困。

“打秋风”者人员范围有：公家的、私人的、亲戚、朋友、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五颜六色，不一而足。“打秋风”者的借口有：办学校的、写剧本的、搞活动的、为“治病”的；“打秋风”的方式有：打电话的、写信的、求爱的，张口要吃的，伸手要钱的，品种繁多，花色多样。甚至获重奖者“打的士”，他说你是“百万富翁”，漫天要价；你买东西，他“分类指导”，别人一百，要你三百。想方设法

“宰”上一刀。

获重奖者如若不遂“打秋风”者所愿，那么你就等着戴帽子吧！“抠门、没有集体观念、忘恩负义”一顶顶帽子接踵而至，甚至恶言相讥，威胁相加，使得重奖者，忧心重重，苦不堪言。记得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在给有贡献的科技人员颁发重奖时就曾言明，重奖就是给个人，如果一味捐献或平均二、六、五分给别人，就失去了重奖的意义。看来，梁市长此言并非杞人忧天。

之所以出现向重奖者“打秋风”现象。一是“大锅饭”积习的影响。有些人还是留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生活。不论是勤是懒，成就是多是少，贡献是大是小，只要锅里有吃的，稠也罢，稀也好，那怕是汤汤水水，也人人来一勺。二是狭隘自私心理作怪，既不如别人，又不服别人，自己无力“发”，又见不得别人发，但愿武大郎开店，谁也别超过自己，一但别人冒了尖，冒了富，就得红眼病，不分上一杯羹誓不罢休。三是好逸恶劳，却又要坐享其成。见到谁肥就吃谁，能分肉的分肉，能拔毛的拔毛，这些人不愿付出艰苦的劳动，却又总想不劳而获。

不刹掉“打秋风”之恶习，重奖有功者就很难落实，就很难调动人们积极性、创造性。要使重奖落地有声，名副其实，首先要继续清除平均主义的影响。从矛盾统一规律来说，不平衡是绝对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推动事物发展，激励人们竞争，推动社会前进。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在分配问题上，不可能达到同步富裕，决不能再搞平衡，吃大锅饭。其次，组织上要给重奖者撑腰，

使他心安理得合情合理地拿，偷愉快快、大大方方地用；再次，舆论上要有监督，不妨列它个“打秋风”者名录，让诸如此类者亮亮相、曝曝光。

1992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 亦喜亦忧话“折罗”

“折罗”是北方用语，即残羹剩饭。据《工人日报》载，仅哈尔滨现有国营、集体和个体酒家、饭店、宾馆、食堂达万家左右，每天产生的“折罗”约50万公斤，折合人民币上百万元。目前散布在该城的“折罗专业户”有千人以上。这些专业户弟兄用收集到的“折罗”作猪饲料，猪吃了用海味山珍等汇成的“高精饲料”，简直就像气吹的，每天长肉0.5至0.6公斤。

读罢此则消息，亦喜亦忧，喜忧各半。一喜城市饮食业主们因“折罗”专业户的应运而生，无须再为“折罗”这种特殊的垃圾发愁，免受苍蝇、蚊子横飞之害，也没有因污染环境而遭环保部门罚款之虞，可以更加利利索索地创收。二喜过去惯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也精明起来，打入城市，把废物利用，化废为宝，多了一条生财之道。实在堪喜。

堪忧的是，从“折罗”的产生不难看出饮食业存在着巨大的浪费问题。仍以哈尔滨为计，现每天产生的“折罗”折合人民币上百万元，那么一个月就是3000万元，一年就是3亿多。全国有多少个哈尔滨这样的城市呢？浪费该有多大呢？若此款项用于“希望工程”或基础建设，会产生什么效益？

这对稍有点数学常识的人都是个不难解出的命题。

诚然，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除极少数地区尚未脱贫，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我们“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然而，从远方位看，占世界耕地的7%，却要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我国国情，决定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一手抓农业增产，一手抓勤俭节约。从近方位看，我们仍有极少数地区尚未完全脱贫，国家每年还要进口一些粮食。即使粮食吃不完，还可以用以制作点心，造啤酒，发展第三产业，乃至出口创汇。这就要求我们时时不忘节约和珍惜粮食。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记得在一份材料上曾看到，在新加坡，顾客到饭店用餐如浪费要加倍罚款。我们要马上做到这一点恐怕办不到。但也并非对大量“折罗”的出现无可奈何。笔者之见，首先要提倡保持我国人民勤俭节约的美德。越是丰收，越要精打细算。越是富裕，“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越要叫响。在观念上，别把节约与抠门、吝啬划等号。其次，饮食业要采取点措施。比如主食做得精一些，单位数量少一些，馒头的个头小一些，使先生、小姐们不致吃上一半就扔了。再就是准备些方便袋，除汤汤水水外，能带走的尽量让顾客带走。如此这般，也不会减少你的营业额和利润。

我赞成“折罗”专业户用“折罗”发财致富。我举双手呼吁，饮食业尽量减少“折罗”的生产，使它的产量逐步下降。这是一个农家子弟的心愿，当然也是全体农民兄弟的心愿，更是一切有识之士的希望与心愿。

## 批评不妨点名道姓

请看近日关于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报道。表扬的，点名道姓：某某部停建了多少处楼堂馆所；某某局停止审批本单位购买专控商品……使人一目了然。而批评的，却是另一种修辞：有的单位领导对清理整顿公司重视不够；有的仍用公款吃喝；有的……

“有的”，究竟是谁的？说者躲躲闪闪，似有难言之苦；听者模模糊糊，如坠云里雾中。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批评，实在让局外人摸不着头脑。这样不管问题是谁的，都可以说成“有的”，即便属于“有的”之列，也没什么了不起。“有的”如此之多，板子怎能不随便打，即便打到了谁的屁股也不痛。

依愚人之见，落实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就要动真格的，表扬的要指名道姓，批评也要直呼其名，是谁的问题就让谁“曝光”，没必要“笔下留情”。这样，既教育挽救了当事者，又震动了某些尚未查处的有瑕者，还能鼓舞人民群众对纠正不正之风的信心。当然，我并非一概反对用“有的”一词。如某些问题暂时不宜公开，或涉及某项机密，用用“有的”也无妨。但如果“有的”用得太多太滥，批评也就不成批评了。

1988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